



皇上发圣旨要吃巧克力?

康熙:我当时还以为是特效药……

康熙?巧克力?这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两者,怎么联系到一起的?

被误以为是西方特效药的“绰科拉”

其实,康熙帝与巧克力的渊源,大概源于一次生病。康熙三十二年(1693)五月,康熙帝不幸感染疟疾,连日高烧不退,太医院所有药方均不起作用。这时,正在京供职的法国传教士白晋、张诚献上了一种名为金鸡纳霜的药品,康熙喝下后,竟然光速康复。金鸡纳霜还有一个更为熟知的名字——奎宁,乃治疗疟疾的特效药。此后,康熙帝便对西药产生了浓厚兴趣。而当时入宫的西方传教士恰有饮用巧克力的习惯,遂引起了康熙帝的好奇,误以为绰科拉(巧克力)也是一种西方特效药。

康熙四十四年(1705)六月,罗马教廷特使多罗抵达广州,带来内、外科医师和一批西药,准备进献。康熙帝闻听此事,特意下旨给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:

着赫世亨至铎罗(即多罗)处,倘若铎罗多带有“deriyaga”(满文音译,汉文转写为“德里雅噶”),据说是以毒蛇为原料制成的西药,可以索取。倘若所带无多,不必索取,俟抵广州之后觅得之后,寄来亦可。倘有“cokola”(即“绰科拉”,巧克力),亦可索取。

赫世亨遂与多罗接洽,多罗将四两五钱“deriyaga”和一百五十块绰科拉送与赫世亨。赫世亨又向传教士鲍仲义询问制作绰科拉的配方,鲍仲义称绰科拉产于美洲、吕宋等地,由八种原料混合制成。其中肉桂、秦艽、砂糖,中国皆产,而“gagao”“waniliya”“anis”“ajuete”“megajuoce”(皆为满语发音的转写)中国不产。据当代学者

推测,以上五种物品类似于英文发音cocoa(可可)、vanilla(香草)、anise(茴香)、agent(一种添加剂)、milk(牛奶)。

遗憾的是,鲍仲义并不知道这八种原料的配比和调制方法,只是简单描述了饮用方法,即将绰科拉放入铜制罐子或银制罐子煮开的糖水中,用黄杨木捻搅匀后,便可饮用。于是,赫世亨特地制造了银罐与黄杨木捻,装于木匣之内,并挑选出五十块绰科拉放入簸箕内,呈送康熙帝,其余绰科拉和“deriyaga”则转交大内保存。康熙帝朱批“知道了”,并命赫世亨将绰科拉“益于何种身体,治何种病”搞清楚,暂时不用将此物寄来。

康熙四十五年(1706)五月二十七日,赫世亨再次上奏康熙帝,称与鲍仲义交流后获知:

“cokoladi”(上篇奏折写为“cokola”,均指巧克力)非药物,犹如“ameriga”(美洲)地方之茶叶,一日一次或两次饮用。凡为老人,或胃功能弱者,又腹内有寒气者,腹泻者,消化不良者,均可饮用。尤其在增加胃热以消化食物方面,颇有益处。内热发烧者,患有痲病者,苏醒过来者,痔疮流血者,以及泻血者,均不宜饮用。

此后,康熙帝的朱批又是只有“知道了”三字,绰科拉便再无下文。或许是康熙帝认为这种饮品并非药物,不具药效,又有如此之多食用禁忌,顿时心生厌烦。另一面,作为绰科拉“供货商”的多罗,也因来华后对儒教的排斥,遭到康熙帝厌恶。绰科拉“入宫”之路戛然而

止,直到两百年后,才再次进入中国。

纵观绰科拉“入宫”前后可以发现,康熙帝并没有将其视作甜食和饮品,最初只误认为是特效药,获知其为保健品后,便兴味索然,不再关注。绰科拉的故事虽令人遗憾,但其实反映出康熙帝对西药与西医的重视,历史上,他甚至还在宫中建立了医学实验室与药房。

洋医在北京:康熙时期的西医与西药

康熙四十七年(1708),康熙帝再次患病,据说病情日沉、健康日衰,当时的耶稣会士罗得先配置了一种神秘液体,止住了康熙帝严重的心悸,又让他服用下产自加那利群岛的另一种液体,康熙帝很快康复。令人想不到的是,这两种液体竟然就是当今的葡萄酒。

大病初愈的康熙帝很是高兴,下谕:

“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补之物……每日进葡萄酒几次,甚觉有益,饮膳亦加,今每日竟进数次,朕体已经大安。”

并要求传教士多多进贡葡萄酒。转年,各地传教士便开始火速上贡,西洋人殷弘绪进献西洋葡萄酒六十六瓶,哈尔各斯默一瓶。建昌府天主堂马若瑟进献格尔默斯一瓶、洋酒四瓶,临天府天主堂傅圣泽进献洋酒八瓶,抚州府天主堂沙守信进献洋酒六瓶,九江府天主堂冯秉正进献洋酒六瓶。

康熙帝对西方医药学知识的关注早就开始,他曾命西方传教士教授解剖学知识,并翻

译、撰写解剖学著作。康熙时期的《钦定格体全录》,便是翻译迪奥尼斯《根据血液流动和新发现而写的人类解剖学著作》和以托马斯·巴尔托林《解剖学的四次革新》而成。对于西药的重视,更是无以复加。

法国传教士白晋、张诚编有一部满文本《西洋药书》,曾记录一种名为“ruleboborladu”(汉字转写为“如勒伯伯尔拉都”)的药。康熙三十五年(1696),在亲征噶尔丹之役中,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突患重疾,康熙帝便将如勒伯伯尔拉都尽数赐予萨布素。康熙四十四年(1705),保寿阿哥(康熙之侄)头迷身软、胸肋腹痛、呕吐气短,太医施以如勒伯伯尔拉都,病情乃好转。康熙四十五年(1706),七阿哥胤祐患病,同样服用如勒伯伯尔拉都,气色、食欲大为改善,甚至能够骑马出行。在清代史料中,类似记录还有很多。那么,如勒伯伯尔拉都究竟是什么药呢?

根据《西洋药书》记载,如勒伯伯尔拉都是西洋传教士制造的一种糖浆露剂,主要原料为珍珠、宝石,采用水蒸气蒸馏法制备,经过多次蒸馏、提炼、合成,再加入糖,方能制作成药。这种药产量极其有限,康熙时期一次制药记录才得到二斤三两。其对心脏疾病、头晕昏迷、气虚烦躁都具有良好疗效,还能够强身健体、化痰降热、舒心助眠、和胃补气,用途极为广泛。

言至于此,不免可以发现,康熙时期已能够制配,甚至创

制西药。其实,当时宫中已设立了“医学实验室”,实验室内的西方传教士,采用化学制药手段研制西药,用于医疗救助。这个“医学实验室”可能于康熙二十八年(1689)左右创立于养心殿内。彼时,为承造、维修宫内各种器用,朝廷建立了一批作坊,“医学实验室”很可能就在其中。实验室的器具多为银制,故宫博物院现藏的康熙款“银质制药器具盒”即其中之一。制配西药之余,还研制出如肺胸舒丸等中西医结合药品。

除了医学实验室,清宫还在武英殿旁设立了西药房,在当时被称为露房,又称为西洋堂。露房有库掌(掌库之官)一人、拜唐阿(无品级的杂役人员)六人、领催一人、医生四人,合计十二人。房内贮藏有各种西洋药露、鼻烟、胰子(肥皂)。户部右侍郎姚文田之子姚衡在《寒秀草堂笔记》中记载,康熙时期露房内有西药一百二十余种。这些药品广泛运用于宫内外医疗,清代各种史料多有介绍。至嘉庆年间,露房内充盈的西洋药露甚至已成为膏状,“匙匕取之不动”。可以说,康熙时期盛极一时的西医与西药,不仅是西方先进制药技术传入我国的见证,更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独特视角。

总之,作为一种被误会的“西药”,巧克力最初传入中国,是作为保健药品,而非甜品饮料。康熙四十四年(1705)的“绰科拉入宫”事件,就这样意外地将“巧克力”“康熙帝”“西医”这三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词一并留在了历史上。

陈昊(摘自《国家人文历史》)



燕子飞时,绿水人家晓。
枝上柳绵吹又少,天涯何处无芳草。

至少从字面上看,这半截儿诗,和当下的“求偶语录”,压根儿说得不是一回事儿。通行的解读认为,苏轼创作这首词时,处境算不得太好,心情更不怎么样。尽管如此,看到暮春时节百花凋零的景象,东坡依然泰然自若:眼前虽是春去花落,可天涯何处无芳草呢?此句一出,也再次印证,东坡的豁达乐观真不是空名。

说到这儿,我们再说一个名句的故事,来自唐代诗人罗隐的“牢骚”——“今朝有酒今朝醉,明日愁来明日愁。”罗隐的家境不错,但运气很差。他27岁进京赶考,整整考了12次,愣是没中,留下了“十不上第”的揶揄声名。最终,罗隐灰了心,原名“罗横”的他给自己改了名,准备回家隐居,顺手写了一首《自遣》——

得即高歌失即休,多愁多恨亦悠悠。

今朝有酒今朝醉,明日愁来明日愁。

罗隐最终伤心归隐,留下的这句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却无意间戳进无数怀才不遇的学子内心。念缓(摘自人民网)

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,前半句是什么?

在日常生活中,总有一些诗句是咱们的“老熟人”。

比如,情人眼里出西施、百无一用是书生、今朝有酒今朝醉……光往那一放,是不是张口就来?

但是,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的上一句是啥?

卡住了?难道是我们的记忆力出了差错?还是这背后本来就有故事呢?

有的“半句诗”能够深深扎进脑海,其实就靠“三个字”——接地气。

先揭晓一下上面的答案,全句是——

色不迷人人自迷,情人眼里出西施。

作者是清代诗人黄增。那么,为什么这句诗只火了“半截儿”呢?

原因藏在这首诗的诗名里——《集杭州俗语诗》,也就是说,诗歌中的许多语言都是从当地的民间俗语采撷而来。再换句话说,早在黄增以前,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就作为大家插科打诨、谈今论古的日常“段子”,满大街流行了。

“段子”背后,还有一个传说。春秋时期,越国都城外住着一位樵夫,名字叫秦仁。一天,秦仁在路上遇到了三位慌

张迷路的女子,原来西施救下越国,惹得越王夫人嫉妒,派人追杀,西施等三人听到风声赶忙逃跑,正好碰上砍柴归来的秦仁。秦仁不仅搭救了三位姑娘,更猜出了美人西施在三人之中。姑娘们好奇,缠着秦仁指认谁才是西施,秦仁也凭借自己的智慧顺利认了出来,此事传成一段佳话,变成了“秦仁眼里出西施”,随着时间推移,又被渐渐传成了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。

到了宋代,在诗话《茗溪渔隐丛话后集》中,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已经被“盖棺定论”,成了一句名副其实的“鄙语”,也就是民间大白话。

反观日后黄增的创作,更像是一次成功的“热点”借用,更戏剧的是,全诗的后两句也成了经典,而且也只火了“半截儿”——有缘千里来相会,三笑徒然当一痴。

无独有偶,把握此种“流量密码”的,还有我们从小能熟读的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。此



白鹿洞书院 (资料图片)

句出自唐末诗人王贞白的《白鹿洞》,全诗简明流畅,通俗易懂——读书不觉已春深,一寸光阴一寸金。

不是道人来引笑,周情孔思正追寻。

白鹿洞,是今天的白鹿洞书院,位居全国四大书院首位,地处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,不仅是许多士子的归隐居所,更曾以一片书香,成全了无数文才子的仕途梦与报国心,诗人王贞白就是其中之一。昭宗乾宁二年(895),王贞白进士及第,此后从军、入仕、归隐、执教,纵非一帆风顺,但也生活得精彩。这首有关求学

光阴的《白鹿洞》中,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广为流传,以至于几百年后的元朝诗人同恕写《送陈嘉会》时都忍不住一用——“尽欢菽水晨昏事,一寸光阴一寸金。”

不过,能让这句诗“火”到今天,还有一本著作“功不可没”,便是《增广贤文》。这本大致编写于万历年间的古书,可以看作是古代儿童启蒙读物之一,专门汇集为人处世的各种谚语,传授生活道理。也正是在这本书里,王贞白的“惜时语录”被重点摘录出来,成了大伙最为熟悉的俗语——一寸光阴一寸金,寸金难买寸光阴。

真情灌溉,入木三分 还有些“半截儿诗”,即便不沾俗语的光,千百年过去,也不会褪色半分。

比如,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。一年暮春,文豪苏东坡潇洒提笔,给我们留下了此句。

全词原名《蝶恋花》,上阙句句都是春深“残”景——花褪残红青杏小。